

姚晓华著

大墙内的女儿国



I247.7
316.1

大墙内的女儿国

姚晓华

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大墙内的女儿国

姚 晓 华

责任编辑：曾果伟

★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★

198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 插页：2

字数：127,000 印数：1—27,000

ISBN 7—5404—0311—X

I·244 定价：1.70元

引 言

“提篮桥”，今天早已没有了昔日的桥。它是现今上海东北面闹市的一个地名。一提到它，上海市民便有一种肃然而神秘的感觉，因为它已经成为远东第一大监狱——上海市监狱的代名词。在那里，一堵五米多高的大墙，把方圆六十来亩的土地围得严严实实。两扇黑色的大门前，站着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。门旁，白色的木牌上写着五个苍劲的大黑字：“上海市监狱”。

这里，在解放前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德路西牢，始建于一九〇三年。它历经沧桑，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了三十八年之后，落进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之手，后来，再度易帜，为国民党政府所统治。伪上海监狱，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专政工具。邹容、王孝和等革命烈士便牺牲于此。上海解放的第二天，红旗便飘扬在上海监狱的上空。从此，它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，成为人民政府教育、改造罪犯的场所。

一堵高墙圈住了一块蓝天，圈住了一方空间，甚至滞缓了墙内的时间。大墙内的世界显得那样深沉而又变幻莫测，

那样令人好奇却又鲜为人知。尤其是兀立于大墙内建筑群中特殊的一幢——女监，一个男性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出入的“女儿国”，一只高墙深院中的“方舟”，更带有神秘的色彩了。

那是一个浓缩了的小社会。一方面，那里集中了“全上海最坏的女人”（上海群众的说法），女贼、女流氓、女娼、女特务、女骗子，昔日的女大学生、女工程师、女画家、女演员、女老板……；另一方面，那里工作、执勤着三十余名女干警，他们是“女儿国”的医生、教师、园丁、执法者。她们在生活中又是妻子、母亲、女儿……

好奇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。掀开“女儿国”的帷幕，一睹女干警的风采，了解女犯人的悲喜哀乐以及女犯们在女干警管教下的改造生活，是人们所希冀的。正是为此，笔者奉献出这本小书。

人们想象中的犯人生活，总是与手铐、铁镣一起构图的。其实，在女监，如果不是死刑寄押犯，一般是不用手铐的，铁镣更是早已淘汰。

“女儿国”是幢数千平方米的五层高楼。底层是大型车间，是一条装配电子琴的流水线。二至四楼是囚室与小工场，有横机编织、拆纱头等多种项目。五层楼是整齐的教室、图书室和文体活动室。楼顶是一个宽阔的平台，四周有尖角铁栏，这儿是女犯们每周“放风”与间或体育锻炼的场所。

确切地说，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工厂。女犯们在这里井然有序地生活与劳动，她们每天五点半起床，一天劳动八小时。一日三餐外，夏季还供应高温营养汤和冷饮水。每月除发零用钱三元六角外，每季度还根据他们的劳动态度发放奖金，最高的可以拿到二十元。

劳动的汗水洗涤着女犯们的灵魂，消蚀着她们的犯罪意识……

应当说，这里还是一座特殊的学校。按监规，四十岁以下的女犯在工余时间一律要参加文化技术学习，教师人选也是就地取材，由学历高、改造表现较好的女犯担任。在图书室，犯人可以借阅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和大量的期刊书籍。每周规定看一到两次电视，每月看一次电影。

泯灭的良知，在文明与知识的洗礼下，得到了复苏……

这里的铁栏、电网、囚室是冷酷无情的，但这里的监管却是人道的、文明的。女监设有医务室，医生由有医学专长的犯人担任，治疗一般的伤疼疾病，重病者则送设备齐全的监狱医院医治。女犯们每月有一次“接见日”，与家属会面，可以收受一些日用品和衣物，还可以收受家属十元以下的接济钱款，由干警代存银行。每个犯人都有一张类似“信用卡”的帐卡，每月一次用它向监狱小卖部买日用品和水果、饼干、麦乳精等食物。自然，对于那些不服管教的反改造尖子，这里也有相应的严管措施，禁闭室、电警棍、手铐……

——这便是“女儿国”的一个轮廓勾勒。自然，大墙内的风风雨雨不是几笔能描绘的。笔者有幸在那幢五层大楼里体验了好几年的干警生活，其中的酸甜苦辣、赤橙黄绿，驱动了创作的激情，不由自主地栽下了一帧帧“女儿国”的生活剪影，虽则粗糙，却是大墙的本色。

目 录

引言	I
现代的“玛丝洛娃”	1
特色女犯	24
她们，在死刑判决之后	37
四点成一线	51
新春第一个拜年者	65
没有拉住的死亡	69
“提篮桥”的女管教	94
华亭路上ABC	111
醒着的恶梦	129

跋

宋永毅 185

现代的“玛丝洛娃”

“玛丝洛娃”这个托尔斯泰笔下的悲剧人物，人们并不陌生。在大墙内，生活着一群现代的“玛丝洛娃”，她们有过与玛丝洛娃相似的创伤，也有过玛丝洛娃执迷中的迷惘，有过一段自暴自弃，放荡不羁的历史。

玛丝洛娃在聂赫留朵夫的“良心发现”下，死灵魂开始复活；现代“玛丝洛娃”们也在走着复活之路，但她们不是依傍《圣经》的力量，而是依傍社会主义劳改政策的感召和特殊园丁的悉心教育。

“玛丝洛娃”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，而现代“玛丝洛娃”却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人，鉴于并非生活所迫的犯罪原因，她们的“复活”有着更大的难度，需要更大的冲击、感召力。下面展示的便是现代“玛丝洛娃”在“复活”中正负电极相交、冲突、挣扎的实况。

A

监狱礼堂，上百人的目光凝聚在台上。四个胸口挂着番

号的犯人毕恭毕敬地站着，脸是肃穆的，饱含期待的目光直视审判长手中的判决书。

“鉴于小A在揭发检举他人犯罪中有立功表现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1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对罪犯小A准予减刑一年半……”

宣判声刚落，厅内“嗡”地声音四起。

“政府说话看来算数的，揭发有功确实可以减刑。”

“我可不愿立这门功，小A六亲不认，靠赔上后爸减刑，不是玩意儿。”

“听说她后爸害过她，现在又在害人家小姑娘，也该宰了。”

四人中唯一的青年女犯小A直直地伫立着，神情是复杂的，激动中夹着惶然，喜悦中夹着黯然，她的眼圈发红，继而，一串热泪顺着脸颊滚落了，又一串滚落了……颤抖的双手接过判决书，她哽咽着奔下台，回到女犯人们就坐的座位。

大会在继续。

小A头埋在手臂弯中，双肩抽动着，似乎痛苦中的喜悦、伤心中的希冀在身躯内冲击着，顺着泪流荡着，流荡着……

几年来，她还没有这样感情冲动过，枯萎的泪腺今天突然鼓胀了，肆无忌惮地涌流着炙热的泪。记忆的尘土似乎都被泪冲刷尽了，过去的一切，那曾经使她伤心，而后又漠然的一切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……

一个冬日夜，天空黑沉沉的，没有星月，只有凛冽的风的呼啸。马路上人影寥寥，路灯在风的摇曳下把颤抖的光束洒向黑沉沉的路面。

一个瘦瘦的身影在黑沉沉的路面上踽踽而行。她很年

轻，稚气未脱的眼睛，瘦削苍白的脸颊，穿一件花布旧棉衣，赤着的脚下蹬着一双旧塑料拖鞋。她的身子在黑色的寒气中瑟瑟发抖。

已经是午夜了，她孤零零的身躯穿行在黑蒙蒙的建筑物间。这是哪里？延安路？长乐路？呵！管它什么路，随便哪里都一样，她睁着无神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路牌。

忽然，一个黑影挡在了前面，她本能地后退着，后退着，抵着墙了，她恐惧地缩作一团。

“小阿妹，别怕，有什么事想不开呀？”声音是沙哑的，但是，是青年人的。

她偷偷地用眼角瞟了他一眼。这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青年，眼睛、鼻子大大的。他推着自行车，穿一身工作服。

“我送你回家好吗？反正我已下中班了。”他说。

“不！不！”她惊恐地尖叫着，似乎被毒蛇猛咬了一口。家，确实如毒蛇猛兽般可怕，一想到继父魔鬼样淫笑的脸，一想到他那双毫无廉耻的魔爪，她便禁不住浑身发抖。

十岁时，父亲得癌症死了，妈嫁了人，她成了“拖油瓶”。继父很凶，整天脸绷得象刮过浆糊，她怕，怕得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。后来，妈生了弟弟，妈也难得给她笑脸了。洗尿布，烧饭，倒马桶，她常忙得来不及做功课。勉强强地中学毕业了。她没有考上职业学校。于是，她只得闲在家待业。

半年前的一天下午，继父忽然提早下班，她忙丢下手中的编织物，赶到厨房做饭。“小A，过来。”继父喊住了她，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抖出一件真丝的花连衣裙。

“给你生日的礼物。”继父的笑有点异样，也许是不常松动脸部神经的缘故，她想。

连衣裙很漂亮，她比在胸前，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属于自己的。

大衣镜里映出了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，白白的肤色，充盈着青春光环的身躯。她忽然发觉了，自己是漂亮的，她转过脸，对继父微笑着说：“爸爸，谢谢您了。”

继父笑而不语，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她。忽然他冲上前一把搂住了她，她刚过神来时，便觉得身躯悬空了，继而，被按倒在床上……她挣扎，她急得喊叫，继父捂住了她的口，一切反抗在一个强悍的魔鬼面前成为徒劳了。

她怕，怕继父早下班，怕母亲上夜班。在无耻的色鬼面前，一个弱小的女孩除了惶恐，没有别的对策。告诉母亲？妈本不喜欢她，结果莫测，默默忍辱？那痛苦实难容忍。

半年了，在精神上的恐惧、忧郁和肉体上的痛苦的折磨下，她的青春光环消失了，变得面黄肌瘦、憔悴不堪。

暮色中，妈又去上夜班了。继父吩咐她倒洗脚水，她明白，下面的节目是怎么的内容，禁不住心颤颤，六神无主……忽然一个念头闪现了，逃！逃出去！她丢下脚盆，夺门而走……

“你不回家，那到我家坐坐吧！很近，没旁人。”小胡子闪烁着莫测的目光。

她神差鬼使似地站了起来，懵懂地跟着他走。他是谁？不知道。上哪？不知道。她麻木般地跟着，跟着……

“我是建筑工，没爹娘。光棍一条。”他边脱工作服边说。

这是一间亭子间，一张桌子，二把椅子，一只箱子，还有她坐着的床，是他的全部财产。她四下打量着，没有回话。

小胡子递给她一杯热茶：“你不象‘跳台’，干吗深更半夜出来？”

她抽泣了，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家，继父和妈。“你那继父太混了，你就暂住这儿吧。”小胡子动了恻隐之心，往地上铺上铺盖自己躺了下去。

床上的她哭累了，渐渐地也睡去了。

她感到世界不再是冰冷的了，社会中好人不少，小胡子就是个好人，救了她而无所索取，她该怎样报答呢？

一个星期中，她老是想报着答，她想等他下班对他说：“你不嫌的话，我们就‘敲定’吧！”

那天，小胡子没回家，却来了派出所民警，她得知小胡子因盗窃单位里的材料被收容审查了。

“好人”是个偷儿，她迷惘了！她该怎样认识人，认识世界！

生活没有归宿，希望没有翼翅，冬日没有尽头，她四处游荡着。

肚子饿，饿得头发昏。

食品柜里有蛋糕，但她身无分文。

一个中年男子盯住了她，他给钱，但得索取“报酬”。人到底不同于牲畜，低级的生存需要满足后，随之便是高级的神经网络反馈。她哭了，她想到回家，但想到继父，便马上打消了念头，回家反正也是那么回事，豁出去了，卖就卖个痛快，她横下心，破罐破摔了。

肚子充实了，心却冷了，廉耻也丢失尽了。她在陌生男子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卑贱人格。同时，也看到了自己的漂亮躯壳的魅力。她要以后者压倒前者，她着意打扮，追求珠宝气，从而捞取更大的“卖价”。她学会了抽烟，学会了骂娘，学会了挽着男人膀子说下流话，学会了边丢媚眼，边把手伸

向人家的口袋……

“人要是忘记自己是人的话，尤其是女人，她首先忘记的是廉耻。”

入监后，队长曾这样告诫过她，但她不以为然，“什么廉耻心？几分钱一斤？”她暗下思忖。几年的犯罪生涯扭曲了她的心灵，象“玛丝洛娃”那般，她已深深的扎进了罪恶的泥潭。

一阵掌声扯断了她的思路。

监狱长开始讲话了。

她抬头，擦了擦眼睛，撞上了队长深沉的目光。她的眼睛涌上了一丝难以察觉的感激之情：如果没有这位“特殊园丁”自己能有今日吗？

一年前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

“我一见你就笑，你那翩翩风度多美妙……”小A浪里浪声地哼着，自得地对着一块发亮的铝盖做媚眼。那是“百雀灵”润护油的盒盖，监规不允许带镜子，她便以此作替代，动这种脑筋可是她们的拿手本领。此刻，铝盖里映出一双用黑墨水仔细画过的眼睛、眉毛，同样用红墨水点过的嘴唇泛着轻浮的微笑……

“小A，别唱了，当心队长扣你分。”同监一个中年女犯探头在监门外，小心翼翼地说。

“一个月难得看一次电影，高兴嘛，唱二句没什么。”小A边说边用痱子粉朝脸上扑着。

“看你妖的，队长发现会停止你看电影的。”

“嘻嘻，队长不会注意，我这样很好看吧？”她眯闪着眼

睛，轻声浪笑，露出一副轻佻的神情。

“小A出列，把脸上的东西洗掉！”

年轻的队长那严峻的目光直视着她。她心里有点发毛了，别看这位“小不点”队长个子小，年轻，同犯们传说她厉害极了，“玩”不过她。小A刚动了动脚，但瞥见女犯中有人朝她暗做鬼脸，便觉得不能当众“坍台”。她壮胆抬头说：“报告队长，我脸上长痱子。”

众犯人“哄”地笑了。

“小A留下，立正，向右转，起步走——”

队长丝毫不露声色，冷静地发着口令。

小A忐忑不安了，眼巴巴地看着队伍远去，心象有虫子在咬噬。唉！电影是看不成了，她有点后悔。

“你知道什么是美？美不仅仅是颜色和形体，美是高尚心灵、品格的闪光。追求美是不错的，共产主义也需要美，关键是如何认识美……”

队长和蔼地对她说。

她瞥了瞥队长，心里在嘀咕：“大道理我可不要听，我要的是实惠。”便随即装出一副虔诚的面孔说：“队长，您的话我听明白了，我马上去洗，您就让我看电影吧！”

队长凝视着她，沉吟着点头了。

小A飞也似地奔向水龙头……

银幕上映出一个孤零的小男孩，扒在煤车上哭睡着了。“为什么生我，为什么生我！”凄惨的童音萦绕在黑沉沉的夜空……

似乎心被刺了一下，似乎记忆被挑了一竹竿，她的鼻子酸酸的，她揉着发涩的眼睛，对自己说：“这是故事，假的，

都去它的吧！但脸颊上却痒痒地爬满了泪珠。

坐在后排的队长意味深长地望着她。

电影结束，队长找她了。

她终于明白，为什么队长破例让她看电影，并不是她“表演”的技巧高。她垂着眼帘嚅嚅地说：“我输给您了。”

“不是赌博，谈不上输赢。”队长淡然一笑，接着说：“我和你都是女性，你想过你为什么会走进高墙铁门的吗？你是丢了女性的自尊，人格。在这里，你应该找回丢失的东西，而你相反……你感到无聊、空虚，便寻找刺激，其实，你是在继续丢失，是在真正的作贱自己……”

奇怪！小A今天不觉得队长的话“正统味”了，她觉得队长是那样的可敬可近，她索性打开了心的闸门，向队长倾诉了自己的童年，家，继父……

队长默默地听着，眉头渐渐地打起了结，前额悄悄地隐现着纹路，沉思片刻，队长鼓励小A写揭发，为严肃法制立功。

这一夜，小A眼睛睁了一宵，麻木的神经似乎被刺着了复活的脉道，大脑皮层也顿时兴奋了。她想了很多，揭发吧！惹人现面的面子难看，不揭发吧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再说队长也讲过，不能让犯罪者逍遥法外。末了，她提起了笔，直写到墙上映出了黎明的折光。

队长含着赞誉的微笑接过了她的一叠揭发材料。

过不久，她收到了两封信。

一封是妈妈写来的，说继父由于她的揭发已被公安局收容审查，哀求她撤回揭发，以保全家庭的安逸。信中措词哀婉，是小A从未见过的，但末尾却一反全篇格调，要小A考虑

· 刑释后的户口落实等实际问题。

这是要挟，她明白。起先的惻隐之心反被一种逆反心理占据。户口？孑然一身哪里去都一样，过去你没有关心我，今后也用不着你们发慈悲。

怀着愤愤然的心情打开了第二封信笺。出乎意外，是“小胡子”写来的，已被年尘淹没的脸顿时又呈现在脑际——大眼睛，一身工作服，说话声音哑哑的。

“小胡子”信中说，他早已劳教解教了，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，他愿意等她归来，共走新生之路。

她感到血液流得加快了，不由地怦怦地跳，那段记忆清晰得就象昨天的事，但即刻她又被一种冷流挟裹了，我现在是什么人了？他能谅解我？

她陷入了痛苦之中，她一夜一夜的失眠了。

一天下午，队长找她了。

“我们已去你的男朋友处谈了你入监后的改造表现，他表示愿意帮助你，等你出监共同生活。”

“不！不！他不知道我后来的经历，他不会……”小A绝望地低呼。

“他知道，而且详细。他说在你最需要帮助时他离开了，现在也是你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不再离你而去了。”

小A的心象打翻了五味瓶，为队长的真诚而感动，为罪恶的过去而痛心，望着窗外被夕阳染红的天际，她的心中升腾起从未有过的希望之翼……

“小A，快起来跟上呀！”一个同犯的唤声拉回了她的追忆。

猛抬头，大会已结束，前面门口已涌流着整齐的队伍。

她站起，一阵小跑步……

队长目送着她，赞许的目光中带着忧虑。是的，她改造的工程还未结束，旧的“玛丝洛娃”的痕迹还未完全消除。在她，虽然迈开了改造的一大步，但很可能还会在崎岖的路上止步不前，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……她需要强大的冲击力，需要百倍的努力。

B

落霞映着铁窗，落霞映着扶着铁栏抽泣着的小B。短发遮住了她的脸，只见身子的颤动，头发的颤动。

三个平方的囚室中，一个胖胖的中年女犯不时朝小B投去“白眼”，一个瘦瘦的女犯畏缩地坐在墙角边自顾自拆纱头。

门口出现了新来的那位队长，她从政法学院毕业不到半年。

“小B，为什么哭？”队长问。

“报告队长，我在拍围裙上的纱灰时，小B硬说是故意往她身上抖，又哭又骂人，我可是正确对待了，您看我没跟她吵。”

胖女犯先开腔了，她是惯窃、“二进宫”，一般这类“老改造”对待新队长都有差不多的心理，一是表面恭敬，获得好感后以求吃“太平”官司，二是先摸底子，看厚薄再施反策。胖犯人看准了时机，先发制人了，她眨巴着小眼睛，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。

小B扬起了头，揩着红肿胀的眼睛，抽泣着说：“队长，300号是故意暗算我，昨天她把小纱头丢进垃圾桶，我督促了